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編印

報學叢書第七種

外國新聞史

(七)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報學叢書編印委員會

報學雜誌發行人：彭

清

主任委員：沈

宗

琳

副主任委員：馮

愛

羣

委

員：

黃天鵬

黃宣威

徐佳士

李 瞻

張繼高

羊汝德

常勝君

李若岩

馬全忠

丁文治

報學叢書第七種

外國新聞史

全一冊

主編者：李

瞻

編印者：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二〇〇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三三二一

定價：精裝新台幣二一〇元 平裝新台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初版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報學」叢書總序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自從民國四十年一月先成立的臺北市新聞編輯人協會起，就創刊了「報學」半年刊。到今年民國六十二年的六月，一年兩期，五年一卷，已經出版到第四卷第十期，共計四十期，大約有一千一百多篇文字，一千多萬字。

以一千一百多篇文章或一千多萬字來說，當然並非篇篇傑作，字字珠璣。但是，我們引以為慰的：其一，「報學」創刊於大陸陷匪，國內新聞學書刊出版中斷之際，前一個十年，多多少少有一點存亡繼絕的意義。其二，「報學」記述和譯介了中外新聞學術理論和大眾傳播事業進展的實況，廿年來，自有其涓滴江河的貢獻。

事實上也是：「報學」每期出版，當時固然並未紙貴洛陽；但皮藏中的存書，陸續發售，每年遞減，有四、五期甚至不得不影印補充，以應各方需求。如此，屢想取精用宏，分類編印叢書，以續廣流傳。茲得學生書局諸君子的贊助，得開始其事，誠為一大快事。

本叢書的編輯，計劃分為十種：(一)新聞學理論。(二)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三)採訪與報導。(四)新聞編譯與資料。(五)編輯理論與實務。(六)新聞事業的經營。(七)廣播與電視。(八)中外新聞事業。(九)輿論、公共關係。(十)報人傳記與回憶。每種一冊，每冊約廿五萬字。為求選材允當，校訂周詳，特約聘十二位專人共組編印委員會，分工合作，共襄其成。

近年來，由於新聞事業的進步，新聞教育的發達，國內有關新聞學術的刊物和專書，有如雨後春筍，蔚為大觀。本會此時編印「報學叢書」，也許有趕熱門之嫌，請以敝帚自珍目諒之可也。

「外國新聞史」序

李 瞻

法國詩人福爾泰曾說：「報紙誕生於中國，係於上古不可記憶之時代！」

但現代報業，起源於歐美，迄今已有三百餘年之歷史。而我國現代報業，萌芽於「鴉片戰爭」之後，至今僅有一百餘年之歷史。所以要瞭解與解決我國新聞事業面臨之問題，便必須研究外國新聞事業之發展。這就是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報學」編者，一向注重新聞史的介紹。在過去二十八年中，計刊出有關外國新聞史之文章，亦有一百五十餘萬言。但本書因篇幅限制，僅選用了二十九篇（有的係二至四篇合併為一章），約為四分之一。選用這些文章的標準，主要是它的代表性與史料價值。本書之內容，大致係依照地理與時間順序排列的；最初為總論，依次為英國、西德、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日本、大韓民國、印度、以色列、與蘇俄等國。其他南亞、南美、與非洲等國，因缺乏代表性，故未列入。

本書有關英國、美國、與日本部份，資料較詳，極具參攷價值。但期刊叢書，因各章內容詳簡不一，出版時間又前後不同，所以在系統方面，無法保持嚴正，而在資料方面，亦很難與時間配合。故望讀者諸君，在閱讀本書時，如能參攷有關最新資料，可能更有助益。

「報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卅日

外國新聞史 目錄

「報學」叢書總序

中華民國編輯人協會

「外國新聞史」序

報學叢書編印委會

報業發展史

Robert E. Park 著
谷 譯

三十二國報業所有

Raymond B. Nixon 著
譚 譯

權集中的比較研究

John C. Merrill 著
程 譯

全球精粹報紙的類型

謝 然 著
之 譯

戰後歐陸報業的變遷

李 瞻 著

英國新聞自由的演進

林 友 著

英國新聞事業小史

林 友 著

英國報團的合併

林 友 著

英國的報業財團

陳 傳 非 著
鄭 格 著

英國重要報紙的演變

楊 孔 著

西德傳播事業發展史

李 瞻 著

西德新聞事業現狀

范 嵐 著

法國報業

中文 著

義大利報業

漢 著

西班牙報業

莫 索 著

美國報紙的發行人

黃 宣 著

二四七

二三一

二二三

二一五

二〇七

一七一

一五三

一四一

一一五

九一

六一

四七

三五

一五

一

美國四大報團的興衰.....	李	瞻	二八一
美國重要報紙的演變.....	湯	正	三〇一
日本的早期報業.....	德	壽	二一九
日本明治時代的新聞自由.....	臣	徵	三二七
日本戰後的新聞事業.....	尹	瑞	三四五
日本報業現狀.....	王	天	三六七
日本大報的極權主義.....	黃	才	三九九
日本新聞機構媚匪抹煞良知.....	李	嘉	四〇九
日本新聞界是怎樣向共匪屈服的.....	衛	祖	四二九
大韓民國的新聞事業.....	丁	好	四五五
印度報業現狀.....	三	祖	四八一
立國二十年後的以色列報業.....	林	秋	四九三
蘇俄的報紙.....	劉	一	五〇五
蘇俄現代報業.....	陳	樵	五二七

Ralph L. Lowenstein 著
Leo Gruelow 譯

宗 樵 譯

梁 譯

報業發展史

Robert E. Park 著

空谷譯

報業的發展，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因素，皆息息相關。故捨上述諸因素而寫報業史，實為捨本逐末。

「美國報業史」(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的作者瓊斯 (Robert W. Jones) 說得好：「銘鑄國魂，報業與有力焉」。又說：「美國報業發展史，與經濟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實互為表裡，因為經濟變化和社會變遷為新報業和新言論政策，創造了許多機會。」此文就是用這個觀點寫成的，爰達譯於此，供治報業史者參考。

——譯者附識

一、生存競爭

報紙有歷史，也有自然發展史。報紙之存在，並不像道學家所信奉的那樣，是少數人有意作成的；反

之，報紙乃歷史發展的產物，而許多身歷其境的人，並未預見其發展的最後結果是什麼。

和現代都市的興起一樣，報紙並不完全是理性的產物，誰也沒有指望它是什麼，便造成什麼。雖然積許多人和累代的努力去控制報紙，並按照他們的意匠做點什麼，報紙仍然沿着它本身那條難以捉摸的路線，繼續生長與演變。

現存報紙的型式，乃是在現代生活的條件下所保留的型式。當得起創造現代報紙的人，如班納特（James Gordon Bennett）、丹納（Charles A. Dana）、普立茲（Joseph Pulitzer）、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乃發現某種報紙，男男女女要讀，且有勇氣印行的那種人。

報業的發展史即適於生存的那類報紙的歷史，它是現存報紙得以成長，取得形式的那種情況的記載。

報紙的能事，不止於印刷一端，還要銷售和閱讀，否則不成其為報紙。生存競爭應用到報紙上來，便是銷路的競爭。報紙而無人閱讀，對社會的影響便告終止；報紙的力量可以從讀者的數量，粗略估計出來。大都市之興起，讀者圈的範圍，為之擴大。閱讀，在鄉村為多餘，在都市則為必需。在都市的環境中，文學幾乎和說話一樣必要，這就是外文報紙為什麼這樣多的緣故。

Russkoye Slovo 報編者，魏爾契爾（Mark Villchur）徵詢讀者的意見，問他們在俄國時有多少人閱報。魏氏在三二封信中發現，他們在俄國經常閱報的僅十六人，在鄉公所所在地的 Volact 經常得到報紙的僅十人，還有十二人是週刊的訂戶。到美國後，他們都成為俄文報紙的訂戶和讀者了。

這件事之有趣，乃因移民對於美國報紙的特性，自始至終有着深遠的影響。如何把移民及其子孫弄到讀者圈裡來，遂成為現代報業的問題之一。

也許，由於移民閱讀外文報紙而養成了閱報習慣，才傾向美國的報紙。美國報紙無異是一個窗戶，使他們從移民社會的小天地，展望外面的大世界。報紙還發現了，那怕只能讀日報的標題，有些人也要買一份星期增刊來看看圖畫。

據說，赫斯特系報紙中最成功的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每隔六年便有一批新訂戶。顯然，該報所得的讀者，主要的是得之移民。移民從外文報紙逐漸轉入赫斯特的報紙，而且，在他們對於黃色新聞開始感到厭倦時，對於質樸的報紙已有了胃口。但無論怎樣說，移民之美國化，赫斯特功不可沒。

把報紙辦得使教養不夠的人能讀，發掘足以激起智力不高的人的新聞材料，發行人們已得着重大的發現。他們發現，上等階級與下等階級之間的差別，從前所視為如此其懸殊的，主要的，只不過是詞彙的差別。一言以蔽之，如果報紙能使其本身為一般人所了解，就不難為智識份子所了解。現在報紙的特性已受此事實的大影響。

二、初期的報紙

甚麼是報紙？已有許多答案。報紙是人民的論壇；報紙是第四階級；報紙是公民自由的守護神。

在另一方面，報紙又扮演了大哲學家的角色，凡從前雅典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時代人民導師之所為者，今天都由報紙承擔過來。

現代報紙之商業化，已為人詬病。報人應之曰：「不錯，報紙賣的商品是新聞」。報社真是一門真理商店（編者是哲學家化成的商人）報導人人皆可接近的日常生活，取費之低廉還不及叫一次電話的費用；即令在華萊士（Graham Wallas）所稱「大社會」的複雜生活裡，也足以為某種管用的民主催生。

廣告商對報紙別有看法：報紙乃創造廣告價值的媒介，編者的職務是預辦信封，把他們出售的地位封閉起來。報紙還可視為普通的交通工具，和鐵道郵局一樣。

依照「銅牌」（The Brass Check）作者的意見，報紙就是罪惡，銅牌就是賣淫的標記。「每星期

你都可以在信封裡面，找得你的銅牌，你這寫、印傳、遞報紙和雜誌的人。銅牌是你蒙羞的代價，你這竊取真理正身而在市場上出售的人，你陷人類清白的希望於大規模經營的娼門。」

這是道學家和社會學家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高見。

顯然，報紙為一種制度，迄今尚未全為人所知悉。報紙是什麼？將來又是什麼？不管什麼時候，我們都是以不同的觀點來決定的。事實上，我們對於報紙知道很少，它是求不出個所以然來的。

關於報紙，我們其所以知道得這樣少，理由是：它今日這種形態，到晚近才顯露出來。此外，在它那相當短的歷史進程中，它已幾經變化。今天的報紙是它以往的全部，或超越了以往，所以，我們要了解它只有從歷史上去透視它。

最初的報紙是寫的或印的書信，即所謂新聞信。十七世紀，英國的鄉紳雇用通信員，把朝裡和城裡的談話寫好，每週一次從倫敦發出。

美國最初的報紙乃「波士頓新聞信」，為郵局所發行。那時鄉鎮裡的郵局即為公眾會場，大事小事全在這裡議論。從這兒看得出來：此地最和消息的來源接近，報紙可能興起。很有一段期間，郵政局長的地位和編輯的職務是視為不可分離的。

最初的報紙僅製作成套的談論，因而還留下發展的餘地。葛里來（Horace Greeley）對其準備創辦鄉村報紙的朋友所作的忠告，即在今日仍有價值。葛氏說：

「開始要有一個清晰的觀念，一般人最關心的是他自己，其次，最和他有關的是他的鄰居，至於十萬八千里以外的地方，則置之不顧。依我看來，大多數鄉村報紙都忘了這個重要的真理。你如果猛省過來，在你的那裡，每鄉每城，都要物色年輕精明的律師、醫生、店員、郵局職員為通訊員，以便就近把發生的事情供給給你，他們至少要供給給你一半的地方新聞才行，否則，誰也不能長期支持下去。一個新教堂成立，一個新會員入會，一方土地出售，一幢新屋落成，一個磨坊開工，一個商店開張，凡是能使十數人感到興

趣的事情發生，都別放過，而簡短地記載幾行，登在你的報上。倘如一個農夫砍了一棵大樹，或者種了甜菜，或者稻麥豐收，都該簡要地無遺漏地儘量登載出來。」

葛氏勸其友佛來契爾（Fletcher）如何經營鄉村報紙這段話，即在今天各報的編輯主任，乃至千萬萬世之後，依然值得一試。在三百萬上下人口的都市裡，要把每個人的名字都登出來，是做不到的。因此注意力只能集中於少數名流。都市中每天發生的事情，不計其數，把每件小事都記載下來，實不可能；但是，選擇一些生動有趣的事情，爲了他們的人間情趣，而非爲某個人的特性，作象徵性的處理，却是做得到的。在這個方法上，新聞不用人稱，而用藝術的形式；不記載某男某女的作爲，而記載人生與態度。

作者與報紙的動機，不論有意無意，都是儘量地把鄉村生活的情形，拿到城市裡翻版。在鄉村，彼此相知，相呼以名，鄉村是民主的，我們美國是一個鄉民的國家，我們的制度也是鄉村的制度。在鄉村，閒談和輿論乃是社會制約的主力。

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說：「我寧願住在有報紙而無政府的國家，不願住在有政府而無報紙的國家。」

倘如輿論和過去一樣，將來還繼續主宰，報紙會繼續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告訴我們。我們多少要習知我們的社會及社會上的事情，像我們從前在鄉村時一樣。報紙一定還要印行家庭社會的日記。結婚與離婚、犯罪與政治一定還要構成新聞的主體，地方新聞乃是民主所由造成的材料。

顯然，報紙在百萬人口的社會裡，不能像在鄉村，藉談論和人與人的接觸爲媒介來做事。但是，報紙之致力於此種徒勞的事情，無論在政治史或報業史中，都是有趣味的一章。

三、政黨報紙

最初的報紙、新聞信，不是政黨報紙。政黨報紙取新聞信而代之，始於十八世紀初葉。那段時期，與讀者最有關涉的新聞，乃國會中辯論的報導。

政黨報紙未興起以前，下院開會期間，即有好奇獵異者流，以訪問「陌生人席」(Stranger's Gallery)爲業，摘錄一些回憶錄或偷抄一些備忘錄，以及重要辯論裡的演說和討論。在此時期，國會一切評議都守秘密；直到百年以後，記者才有權列席下院會議，記錄會議經過也得官方認可。同時，記者還被迫用各種手段和方法，以採訪新聞。英國現代政治史，大部分是用這種方法採來的新聞爲依據的。

國會記者最出色的一位，便是約翰生(Samuel Johnson)。一七七〇年某晚，據說，約翰生和幾位名流在倫敦吃飯，談話轉到國會的演說上。有的說起老皮特(William Pitt)一七四一年在下院發表的著名演說；另一位，在同伴喝采聲中，背誦那篇演說的一段，以說明一個演說家，戰勝了感情，而其詞藻之美，在前輩演說家中，收到了絕好的效果。約翰生本來沒有參加討論，這時突然說：「那篇演說是我在Exeter Street一家閣子間裡寫的。」客人們驚異不止，問他：「那怎麼能是你寫的呢，先生？」

約翰生說：「先生，那是在我在Exeter Street寫的。我只到過旁聽席一次。凱夫(Cave)已運動好門房，他和他的雇用的人手，遂得入場。他們把討論的案子，發言人的名單，發言的次序，以及辯論過程中引證的要點，一齊帶走了。後來全部交給我，我就整理成現在這本「國會議事錄」，因爲那時的演說都印在凱夫的雜誌裡。」

座上一人稱讚約翰生無黨無派，說他的報導在支配理由和辯論上，對兩個政黨，有着同等的手腕。約翰生回答說：「這倒不盡然，我不過是顧全面子；但我已注意到，輝格黨走狗(whig dogs)是做不出好

事的。」

經約翰生整理過的皮特這篇演說，在教科書和演講集中，久已佔一地位。這是一篇著名的演說，是回答「青年犯罪」的控訴。

也許皮特想到他要發表這篇演說，至少看不出他否認這篇演說的痕跡，我可以補充一句，皮特之克享演說盛名的政治家，是應該感謝記者的。

此事之重要性在描繪出一個態度，在國會記者的影響下，有些事像憲法修正一樣，會影響議會政治的性質。國會中的演說家，一旦發現他們不僅是對議員發言，還透過報紙的媒介，間接對英國人民發言，國會議事的性質就全盤變了。透過報紙，全國得以參加討論，而論點因以形成，法律因以制定。

同時，報紙本身，在它們所引起的討論之影響下，也變成了政黨的組織。報紙什麼時候停止記載談話屑，它就什麼時候變成我們所稱的「言論報紙」（Journal of opinion）；同時，編輯也不僅是一個新聞捐客（News monger）和卑下的記錄，而發現他自己是政黨的喉舌，搞政治也有他一份。

在十七世紀爭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長期鬭爭中，一般的不滿，散見於小冊子和傳單裡面。小冊子作者，最著名的首推米爾頓（John Milton）。米氏最著名的小冊子，為一六四四年出版的「維護不經檢查的印刷自由」，莫爾宜（Henry Morley）稱之為「英國最好的散文。」

迨至十八世紀前半，報紙變成「言論報紙」時，遂將政治性的小冊子的功效接收過來。從前在傳單中宣洩的意見，今則以社論的形式出之。社論作者繼承小冊子作者的衣鉢，今則擔任人民論壇的角色。就因為在一般問題上擔任主角，報紙掠奪了智識階級的創造力。

我們讀前一代的政論，其「報紙的威力」是來自編者和社論，而非來自記者和新聞，雖然新聞是這些作者的思想所由生的。甚至現在我們談起新聞自由，也是指表達意見的自由，而非調查、公佈事實的自由。記者的活動之與現存情勢相涉的意見為依據者，則視為破壞我們個人的權利，甚於政治自由的運用。

米爾頓在 *Areopagitica* 中所寫的新聞自由，乃係表達一項意見的自由。他說：「給我自由，讓我依據超乎一切自由的良知良能去自由地探究，去說明，去討論。」

克來爾 (Carlyle) 在寫「偉大屬於報紙，每個能幹的編者不都是世界統治者的說客麼？」時，他只想到了社論作者，未想到記者。

美國繼承了英國議會政治，政黨制度，與夫報紙。政黨報紙在英國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也重新反映在美國。美國報紙的威力，英國在其殖民地要求獨立的戰爭中，已嘗過苦頭。英國佔領了紐約市之後，為侵略者的利益而發行紐約公報 (New York Gazette) 的希爾 (Ambrone Serie)，寫了下面這一段與愛國的政黨報紙有關的話給達爾特穆斯爵士 (Lorn Dartmouth)：

「在其他的機構中，引起目前這種騷亂的，要數各殖民地的報紙。其影響之廣泛與強大，僅次於傳教者無恥的叫囂。我們如果看到他們是怎樣追求貪慾，絕大多數的人民，又是如何盲從附和他們，我們會驚愕不止。」

此後約隔一世紀，在南北戰爭期間，葛利萊 (Horace Greeley) 辦紐約論壇報 (New York Tribune) 時，美國的言論報紙，有登峰造極的表現。雖然美國還有比葛氏高明的報人，但是沒有誰的言論生出這樣廣泛的影響。亞丹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 說：「紐約論壇報，在那幾年間，為最大的教育工具，無論經濟上道德上，都是美國前此所不悉的」。

四、獨立報紙

報紙的威力，如舊式報紙所代表者，依照最後的分析，全仗編者組黨、領導黨的才能。言論報紙，就其本質說，註定了要變成政黨的機關，至少也要變成一個派系的喉舌。

政治活動要以鄉村生活為基礎組織起來，政黨制度才起作用。在鄉村社會中，生活安靜而穩定，習俗與傳統為日常生活準備下了應變的辦法。在這種社會中，日常生活失了常軌，即成觀察與批評的對象，且全部事實都為人知悉，政治過程只是比較簡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報紙的作用，例如新聞的採訪與解釋不過是人與人間的接觸和交談所形成的機能之擴大。

然而，都市擴大，生活即愈趨複雜；政治為了適於生存，政黨必須有個永久性的組織。黨紀的價值也較之決定的結果為大，此種決定乃黨受其支持而生存者。影響黨報的力量，乃貶之降為黨組織的議院機關（house organ）的地步。報紙遂逐漸不自知其言論是什麼，編者亦不成其為自由職業者，正如懷德曼（Walt Whitman）用來制服論壇報而鎔鑄的術語，編者乃是「御用編者」（“kept editor”）。

及政黨政治，在都市生活的條件下，出了毛病，演進為政治機構，有些獨立性較大的報紙，遂起而反對，此為獨立報紙之起點。那時，紐約時報即為獨立報紙之一。該報得漫畫家賴斯特（Thomas Nast）之助，首先痛斥政黨政治機構的不法，最後還將這個根深蒂固的機構推翻。現在，就像都市脫離了鄉村一樣，報紙也普遍脫離政黨的掌握了，對黨的忠誠亦不再成為美德。

同時，一種新的政治力量，又出現在報紙的表現上。這種力量是包藏在新聞和記者手中的，而不在評論和主筆手內。雖然那時報紙的信譽有賴於為人民奮鬥，而舊式報紙並不為人民閱讀。

一般人對於新聞，較之對於政治學說或抽象觀念來得有興趣。鏗（H. L. Mencken）已提醒大家這個事實：那些「來自政論家或政客口中」的話，一般人了解的還不到三分之一。

如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所發覺的，一般人只想具體物象、奇聞軼事、圖畫照片、格言等。他們覺得長篇大論難讀，而且枯燥無味，除非把這種長篇大論戲劇化，以報紙所稱的「記事」的形式出之。「新聞記事」和「小說故事」，乃現代文學的兩種型式，兩者極其相似，實難於區別。舉例言之，星期六晚郵報即以小說形式寫新聞，日報則常以新聞形式寫小說。

在記事表現觀念，不能以具體的戲劇性的形式出之時，一般人喜歡用短段敘述。據說 Detroit News 的創辦人「斯克利蒲斯」(James E. Scripps)之能接二連三創立報紙，是用極簡單的心理學原則為基礎。那條原則是：一般人讀的新聞條數與新聞長度成反比。他衡量報紙效力的方法，就是計算報紙所刊新聞的條數，新聞條數最多的報紙就是最好的報紙。這恰和赫斯特的方法相反，赫氏的報紙，新聞的條數較他報為少。

舊式報人偏於輕視新聞，新聞對於他只是藉以發表言論的資料。倘如上帝讓事情發生，他並沒有使事情的適宜性，和他的觀念相應。他對於那些他知道不該發生的事情竟讓讀者知道了，他是不負責任的。

在普立茲未收買紐約世界報，並使之黃色化以前，該報編輯馬寶(Marton Marble)常說：「一家經營得很好的報紙，要想表彰它自己於讀者之前，在紐約市，這種讀者不滿一萬八千人。倘如銷數不能達到這個數目，他想一定是報紙犯了某種錯誤。在普立茲接辦該報之前，該報銷數實已降至萬份以下。那個老的紐約世界報，保持那老的形式，直至十九世紀的第八年代。那時大都市裡面，政治上的獨立報紙，已成日報中公認的形式。」

遠在後來所稱的獨立報紙以前，紐約已出現兩家日報，都是現代報紙的前驅。一八三三年，戴氏(Benjamin Day)和幾位同業草創「機器的群眾的」報紙。太陽報的訂價，每份一分，其發行人以大量的銷數和廣告收入，彌補低廉的報價的損失。那時，紐約其他各報的售價是六分。

然而，樹立報業的新楷模的，乃紐約前鋒報(New York Herald)創辦人班納特的企業。事實上，據伊爾文(Will Irvin)說：「我們所知道的新聞，是班納特發現的」。和其他有貢獻於現代報業的人一樣，班氏並非著名人物，也許正因為這點，他冷酷而好諷刺。他在他的新企業的開幕詞裡說：「所謂原則也者，我一概拋棄。」也許他所稱的原則，意即社論政策。同時，他的開幕詞也是告別書。他在宣佈新報業的目標時，他就和舊報業的目的與精神告別了。從此以後，編輯變成新聞的採集者(news-gathers)。